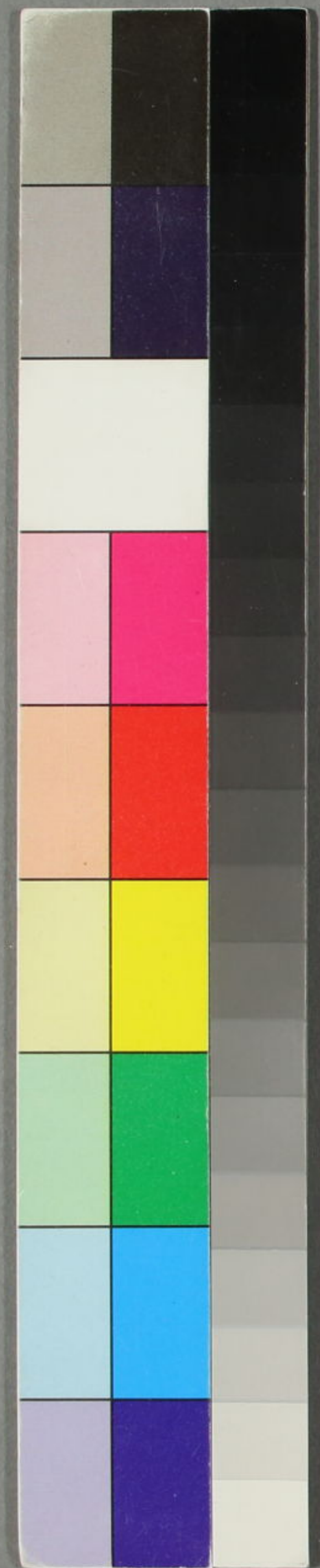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十五冊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曾 鞏子固著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上殿疏集疏作

劉子

梅亭云第一段

籠括全局端緒

渾厚

天下之理集下

作入

鹿門云直從此

叙起

梅亭云第二段

歷叙前代廢亂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注。固。典。引。焉。奕。子。千。歲。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也。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注。焉。奕。光。曜。流。行。貌。齊。升。而。登。於。極。盛。也。已。見。昌。黎。鄆。州。之。事。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太。康。荒。逸。弗。恤。國。事。敗。獵。洛。水。之。表。以十句弗歸厥弟五人作歌是也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以。怨。之。書。五。子。之。歌。是。也。不明尹。放。之。桐。宮。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

以跌起本朝。三代漢唐最盛而禍亂之興近止二三世遠不出四世魏晉南北朝五代不足比數矣。
暨於幽厲錄暨作至
女禍始出集始作世
鹿門云一句結有神力
梅亭云第三段

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南狩至楚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書禹貢五百里荒服注以其荒野謂暨於幽厲。幽王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光中興然冲質冲帝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魏魏吳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太宗開元玄宗之際而女禍始出。武貴妃楊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歐陽公王彥章画像記為五代終始五在天祐元年距宋太祖建隆元年凡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

入本朝並致闕下集並作生

梅亭云太祖開基加功高一贊又云以繼為開加德高一贊太宗未有記未上有德宗鹿門云直從此說起以見真宗之功大梅亭云真宗澶淵一盟為中外

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界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繫辭上篇彌綸天地之道注彌如彌縫之彌綸有選擇條理之意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通發音律求厥寧既定晉疆晉太原也帝至太原督軍圍城北漢主劉繼元錢俶吳越自歸作則垂憲克紹紹述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涵容也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守內板蕩出前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真宗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

盛衰關頭故原始特叙

好德明西夏趙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謂無兵事無雞鳴犬吠之警謂無盜賊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名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遷廟也禮祭法遠廟為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荀儒效篇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眾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

又云仁宗為宋盛德之主獨推揚其德澤久而感人深宋仁宗記宋作帝下宋英宗同

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以○來○諸○帝○而○於○仁○宗○獨○推○揚○其○德○澤○入○人○之○深○使○請○者○有○餘○思○焉動歔歔悲泣氣咽而抽息也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懼也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

梅亭云英宗享國不久而識畧配前又云入今上摹寫神宗銳意有為創興政令不着事迹而筆有

主張
不世之天鈔錄
之天作出之
率皆不能記無
率皆二字

梅亭云第四段
摠承
鹿門云再挈起
前世為後面立
柱
既縱之誅錄既
作故

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
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
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
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
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
宗。并一祖四宗作一宗仁宗英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
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
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大辟蓋未
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
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
役。然猶憂憐惻怛。嘗謹復除。復除亦除也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

梅亭云第五段
單頌本朝用極
整極練之筆

嘗興一暴役也。四段。鋪敘各自結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操柄
政權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
興以來。戚里官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
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
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
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
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
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
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
諭色授。而六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也。震動。言傳號渙。渙散而
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

穆堂云航浮者渡海而來也索引者山阻絕以鐵索引而上也相與祇服記祇作袂

梅亭云以上是案以下揭進割之旨又云第六段援古詩以引今疏

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山阻不通之國非有發召而籛齋籛箱屬又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唵誦。至於六府謂水禹貢六府孔修順叙百嘉。邕遂同也暢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自太祖至英宗六聖自太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

稱紀功德備舉美戒蓋以成王望今上而自擬于雅頌也

水火木金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鳧鷖並大雅篇名其序曰假樂嘉成王也鳧鷖守成也戒有公劉並大雅篇名其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室治田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兕且之武夫國風篇名起赴城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謂爾無羊三百維武夫公侯干城九誰謂爾無及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出大禹謨而詠之歌注以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

梅亭云第七段則入今上就頌美側到規戒即風雅詩歌之旨也
昭法戒記戒作式
鹿門云曾公欲附古者雅頌之意以宣明國家其意全在此克於有位集有作列

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泐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出阜陶謨

鹿門云歸根在此
奉之實畏記實上有以宗

也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未與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結出規戒得周公召公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進言之遺非封禪新可此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實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二田云述漢家封作唐一經此其嗣響也深味之而廣川條對

儲同人云前美後戒奏疏中獨創一格其深厚逼匡劉而又廓而大之此宋文之極盛歐蘇所不能為也
原本經術氣質醇厚宜下筆時不知有劉向無論韓愈

之言中壘言事
之忱溢於詞表
焉茲體自相如
遣札而後劇秦
典引君子擯之
不意縣縣千載
乃卓爾不群澤
古訓而出此者

英云前半引詩
後半陳情雖陳
列似多舉忠與
孝以為頓序不
得不如此蓋南

也。○同是點竄竄改二典堯典舜典塗改雅頌周頌而韓則
奇峭。曾則溫醇。各造其極。○長篇文字。最易筋慵肉緩。
文中節節關鎖。層層提挈。重規疊矩。脉絡關通。絕無慵
緩之病。學者宜究心焉。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
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
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
之在大陵。詩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注蘿蒿。無有不遂。

豐學勝於文東
坡文勝於學故
喜東坡者擯南
豐崇南豐者行
東坡自古饒於
學而長於文者
甚罕西漢以來
獨有韓文公而
已

其質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鳴小雅鹿其聲
音非自外至也。其燕同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
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
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眾。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大雅
棫木篇。棫木名。樸叢生也。毛傳云。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
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云云。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
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小雅皇皇
皇猶煌煌。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漸次近題其以為
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小雅采薇而
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
小雅出車篇。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國風
篇。其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又知臣下之勤勞。其
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礪僕馬之間。卷耳三章曰陟彼高岡注山脊曰岡第四章曰陟彼阻矣注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石山戴士曰礪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揚子法言曰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注肆優游於仁義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小雅天保篇小序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小雅四牡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詩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

豈不誠思記豈上有文字來告其君記其作于

如此絲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附云將古書引出自巳情事又將自巳情事附入古書上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小雅北山篇其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役使鵠羽之嗟唐風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鵠羽詩陸氏草木疏曰鵠鳥似鴈而虎文連蹄性不樹止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魏風陟岵篇其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序見詩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

又云以下陳情如出別手無一

語懈怠無一句
冗慢反覆委折
語語動人

易於古集易作
異

鹿門云前本詩
為案意在此

仕於此記無於
字

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虛也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

州屬邑記州字
有之字

英云一轉亦叙
功勞才筆兼至
頗見鍛鍊

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曹輩也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桀黠桀黠也能動眾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

為士吏何氏云
吏文吏令長也
士乃兵耳宜作
吏士
市粟而來錄而
來作麵米記作
四來
方地數十錄十
作千

或處以開或字
疑衍

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同靡也而致之或殲而去
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
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也田出自倍今野行
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
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
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
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
時也伏惟推古總收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
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
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禮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
犯左右就養無方

英云取前文之
應歸收三詩關
於一身章法肅
然
為德於士類者
甚廣記為上有
字廣作富

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
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鴉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
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宜
本風雅以陳情紆餘往復溢藉深厚匡劉遺風也

荆川云南豐之文絕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

梅亭云首段論
誌銘之體見其
所關者重正為
東筆人作地
鹿門云挑剔出

寄歐陽舍人書

歐陽文忠公慶
歷中知制誥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
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
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

來
西仲云夫銘誌之著云二句是主腦
又云以古者善人有銘惡人無銘分釋所以與史異句
梅亭云次段論後世誌銘之不足信以作者之難其人也
鹿門云又挑出來
人之子孫記人上有為字

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壹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

梅亭云三段轉入作者之人畜道德能文章六字神湖歐公鹿門云纔徐徐引入歐公身上來

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懸隔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狗不惑不狗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

梅亭云四段方入歐公身

而世之學何氏云而字疑有訛

梅亭云六段又拓開一步恰好收應首段警勸之道意

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集韻沈力切說文傷痛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書酒誥民罔不盡傷心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睇。又睇也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絲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屯難也蹙也失脚也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抑屈也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

西仲云既拜賜云云結篇首所感所論世族之次云云結束首所論世族集論作論

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云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畫特勝

銘近於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須俟諸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逐層牽引如春蠶吐絲春山出雲不使人覽而易盡

與孫司封書 名字不詳司封主爵秩之官

司戶孔記司上有州字

確士云明土木之難將作徐理遣其家出都避亂亦是此意惜理之不能為忠臣也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皇祐四年廣源州儂知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且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且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且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且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且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且喜用之宗

云疑訛

此既行集比作

喜用之記用上

有欲字

立死矣集無矣

宗

則邕禍集邕下

有之字

鹿門云轉說

又云尤明切人情

陳拱俱戮集俱

作同

且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豈可汚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此死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且言不廢則邕禍必不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且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漢書霍光傳無作亡使宗且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且事也今猥令與陳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百姓也史記平準書之出禁錢以振元元

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

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

偷託死節偷安見其當褒贈不可負其言與其節也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

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且

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且皆歷告

之今彼既不能用無微不到重懼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且嘗告我

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

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眾而當世之患

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且

之事豈可不及補出平日學問孝行見其言非偶然幸中堵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

當世耶宗且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

重懼為已集重懼作懼重鹿門云轉說

發揚褒大其人以驚記發作顯驚作警

使雖雖使誤寫

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
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
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
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告也皆日病生醫也又過誤也左傳僖三十三年不
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眾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
州名無擇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
其大概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且獨先以其
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
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
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

纂書宋史文情注 卷二十七 十四 鳳文 館藏

聞脩云宋史忠義傳云始宗且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瞳人多惡之即此書所謂為世指目者也人云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亦與此書合二牧齋云從韓柳張中丞傳後段太尉事狀脫化來

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且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死節一層知其將亂而先言又一層大旨重在先言上蓋知其將亂而早為之圖智高之禍可以不熾其關係尤鉅也與退之與元侍御書表揚甄濟父子事相類而剴切則又過之○死封疆者與誤封疆者無甚分別其何以立綱紀而作天下忠義之氣耶子固之言不獨為宗且一人發也

梅亭云首段虛引從校書叙入就向言起駁

戰國策目錄序 賤題格

劉向所定吳注戰國策定下有著字篇者闕者闕疑誤倒英云向叙數百言摘其大意出此篇中復破其說梅亭云次段發正論立案言先王之道百世不易孔孟遭末世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

說時君不肯移其所守與向所云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其意正相反

詐詐用兵本謀明先王吳本王下有之道二字不可為鍵吳本不上有所字東萊云轉換好國家天下吳本作天下國家東萊云說出骨

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

髓梅亭云三段痛指策士之遺害見其說不可從前段是案此段是駁後仍引歸正案作收何等章法用之者吳本無者字同人曰粹然至正之論可以羽翼經傳鹿門云纔及所意以不沒其書之意

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滕文公上篇有為墨子之言者同上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欠字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尊孔孟以折羣言所謂言不離乎道德者邪後段謂存

總春秋總繼之
四十五年鑑鍵
作四十五年
二十二篇吳本

其書正使人知其邪僻而不為所亂如大禹鑄鼎象物
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逢不若也左傳宣三年王語論策士
之害不煩言而已透

東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自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太羹元酒須當子細味之若他練字好過
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 遵岩云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為英爽軼宕 梅亭云以先王之
道為骨子以孔孟之篤信為折衷而戰國謀士之失自明所謂群言淆亂折諸聖此序得之

上二字作三 存者十篇鑑鍵篇下有云字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
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卜五篇曹大家漢曹世叔妻班昭

列女傳目錄序 列與烈通
發題格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
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卜五篇曹大家漢曹世叔妻班昭

梅亭云從校書
叙起
及東海海漢之
誤
為篇次鑑無為
字
隋以頌義集鑑
隋下有書字

鹿門云須識得
子固讀古書所
考訂次第詳覈
如此
梅亭云以上見

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
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
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仁宗中集賢校理蘇頌始
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
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字子駿劉向之子何義門曰劉作
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
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
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
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
矣非可惜哉今校讐謂兩本相覆校如一仇讎也左思魏都
賦讎校篆籀註一人持本一人讀書
若怨家 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

考訂之錄以下
發立傳之義

又云先就向意
作提挈不出王
政天子作主識

高義正

又云中一大段

只提出書中一

事大暢厥古推

波助瀾端本窮

源發揮王政所

自始歸之君身

鹿門云程朱之

學

此大人集此作

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趙皇后之屬尤自放向

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

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

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

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

師傳保姆姆姥女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玕璜琺瑯並佩之

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

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周南召南之業本於

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

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

皆

夫豈自外鑑無

夫宗

學問之士記學

問作問學

梅亭云此段及

振以士人為君

身襯托

雖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

商辛之昏俗邶鄘衛殷畿內之江漢之小國南兔置之野

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

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

之苟於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徃徃以家自累故

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

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言南也猶天下之主

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

傳稱詩采芣國風柏舟邶風大車王風之類與今序詩者

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邶風之一篇又以謂二

其曰象集鑑曰
作言
梅亭云未就向
傳摘其小疵充
類言之只作餘
波恰與起處相
映成章法
遵若云宋人叙
古人集及古人
所著書往往有
此家數然多以
考訂次第為一
篇之文而已不
能知先生更有
一段大議論以
成其篇也如後

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
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萬章餘波然此傳或有之而孟
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
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
發其端云

朱子云關雎雖若專美太姒而實深見文王之德序者
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右妃為主而不復知有
文王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
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而文王徒
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
竊謂庶幾得之

叙鮑容李白集
亦不免用其體
蓋小集自不足
以發大議論又
適當然耳梅亭
云湛深經術懸
為日月不刊之
作此發子政立
傳意也然恐子
政說不到此

原本家人卦大學聖經齊家本於修身意較之漢儒學
術又醇乎醇矣而文之淵茂不減中壘劉向為中壘校尉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
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
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
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唐

所論載何氏云
載字疑有訛

自魏文帝黃初元年至宋順帝昇明二年凡二百五十九年魏至宋記至宋作以來史事故逸集鑑故作放祕書內省記無內字英云井井分彩脈理貫通一不着冗語曾文中最純粹者梁等書記梁上有齊字

祖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太宗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仁宗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仁宗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

詳之也其書鑑無之字其上有而字稍損益鑑無稍鹿門云以上俱詳次陳書之所由成本末又云以下纔次陳書之所以不可廢處又云到是作家恭儉憂人鑑憂作愛爭奪詐偽記爭上有自字

益持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鄭

此人乎鑑無半
始得盛行集鑑
始上有而字

鹿門云文屬典
刑不為風波而
自可賞俯

風雨篇其首章曰風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也
少兩淒淒鷄鳴喈喈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
古文遺事靡不畢講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綜舉成敗興壞一代政刑法制之詳而於安貧樂義不苟去就之士獨致思焉一唱三歎能移我情此文之以神韻勝者也

梅亭云首叙校
書變字伏論案

鹿門云名言
梅亭云第一段
探禮之體用所
謂意也此古今
不可易者

禮閣新儀目錄序 及復格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
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
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
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
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
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
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
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
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
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

遵若云此序與梁書序相類而此為疎通
梅亭云第二段言禮之儀文所謂迹也此古今不必同者
法制度數記度數作數度
為設其器編記為作謂
梅亭云第三段言後世儀禮之失
鹿門云禮制之不行則犯法衆

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伏義神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

而刑以之滋乎

梅亭云第四段

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揚子法言葛溝注古者以葛投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爾雅釋宮闕謂之觀注宮門雙觀闕疏雉門之旁名觀三輔黃圖周置兩觀而更采椽史記始以表宮門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而更采椽史記始堯舜米椽不割注米之質攻文梓史記優孟傳以彫而易木名即今之櫟木也瓦棺禮記檀弓有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

纂
書
卷
七
鳳
文
館
藏

鹿門云禮之原如此

未嘗異記末上有亦字
梅亭云第五段鹿門云以上二者後世之所以

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祭史記禮書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也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弁冕也儀禮士冠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

失也惟其如此如上疑脫不字不可得已編無可字接於耳目編耳上有其宗故為之編鈔記故作因鹿門云曾子固所言千古隻眼處

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論語八佾篇朱注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則其書不得不貴故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即所損益可知也意見歷朝之禮貴因時制宜不必過執先王至於拘迂而難行如三代以後議復行井田封建也通篇大旨以禮以養人為本作主而紆徐往復抑

宜之所謂禮時
為上也以古聖
之不相沿襲證
後世之泥迹滋
弊可與議禮矣

此序當作禮論讀
作兩段說

揚唱歎荆川所謂一意翻作數層者耶南宋文往往本
此○能補出三綱五常萬古不變一層更見立言無罅
漏處

遵若云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荆川云此文一意翻

先大夫集後序

西仲云諸集是
客此集是主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陞要紀者十卷清邊
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
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

二十二篇集下
二字作三

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

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
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閱深雋美雋肥肉也而長於

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
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通篇骨子當世之得失

其在朝廷疾此段虛寫統括大意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

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
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承勇言得失而揚言之至其難言則人有所

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
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
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唐置轉運使五代改未久

鹿門云此處何
等氣象才識

久未治記治作
洽

切論大臣集切
上有激字記有
激方二字

五日記日作月

英案公之言下

恐有脫字不然

語勢不整賴子

成亦言之撰者

至此不怪者不

用意於章法也

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
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宋使寶元以來經畧舊不常置皆因事
命使元以來經畧舊不常置皆因事官出前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
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
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
齟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
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
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筦同管榷橫木所以渡者前漢
武帝紀初榷酒酤師古曰步渡橋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
道橋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祥符前用大
號界為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
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

黜姦臣集黜作
絀

鹿門云言先大

夫之忠讜而歸

之天子所以為

儒者老成之論

也非淺學所及

歐陽修公修字

恐衍

西仲云於所序

之外又補筆

碑與書集書上

有其字

虛實之論記虛
作名

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及覆至數百
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
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
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
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
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
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
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
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同藉使過秦論藉使
子嬰有庸主之材記之當時好
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
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

遵岩云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可覈矣。考事兩竿邀遮其辭得實曰覈張衡西京賦何以覈諸注覈驗也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惟勇言得失故遭逢明盛極知遇之隆而卒以齟齬終見直道之難行於時也。闡揚先人使讀者忠孝之心油然而興起。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子序之。蓋自至和仁宗年號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

拂情欲鑑情作

嗜

鹿門云看它這

幾或字議論即

儘圓活指悉

從聽用編記從

作皆

確士云國家有

急則下詔求言

至太平休養往

往棄之仁宗不

然所以為三代

下之令主至神

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許慮劘削也劘切也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衰不正也又姦思也周禮宮正去其淫恣睢睢仰目有為思與其奇衰之民注奇衰譎觚非常也

宗時此風盡矣

鹿門云一唱三嘆之遺音

墓誌銘集鑑無誌字

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

儲同人云宋至熙寧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揚厲仁宗

遵若云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

義猶魚藻詩小雅篇名其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范公之忠直仁宗朝之太平無事能受直言一齊傳出有生枯雙管管筆也畫匠用墨有生枯之法俱下之妙行文典重紆餘則又公所獨擅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終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八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曾 鞏子固著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送江任序

均_{均。領。二。層。}之為_屬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_{聚聚之}落也。之
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
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_{詩小雅哀今之}
_{人胡為虺蜴爾}
壓_{雅蝶 蜥}其進也。莫不羸_{羸 擔}糧_也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

羸糧舉藥集羸
作羸編舉作裏

衣服飲食集文
作被

英云曾文自讀
書上得來故動
有佞屈難讀處
此等之文則曾
之真面目好歐
蘇者復不酷喜
之賴子成曰曾
送序以送黎安
二生為第一沈
選遺珠可怪案
儲同人高梅亭
皆不載此序而

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
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
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
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
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
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
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傳傳之誤其都邑坐其堂
與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
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
父母兄弟妻子也又前漢禮樂志注父子從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弟曰六親故舊之人朝
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

載送黎安序蓋
送黎安序僅三
百餘言簡淡瀟
灑殆類歐公是
亦文人之所喜
而沈氏不載之
者其所好不同
也凡八家之選
以鹿門為最若
沈氏不可謂純
粹之選而邦人
多喜沈選者以
海舶多齎斯書
也
專慮致職集致
下有勤字鑑有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
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
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以宣上
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
益之機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
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
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壟畝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
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
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
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
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

勞營二字職下有事宗

聰明敏給編給

作慧

西江之幕集鑑

西江作江西

將見西江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政成意淡說不入俗調
儲同人云吏治莫盛於漢而漢法尤合於人情以郡人
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竊竊以私疑
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雖兩段分說然一賓一主正意只在後段蓋江君勢既
處於易則宜上德意以利澤下民其責有不得辭者也
勉勵之旨自在言外茅鹿門謂古來未有此調子固自
出機軸良然

英云首段以談者起句亦是一體

其憂且勤記其

作無

俗從古而爾不

然記俗作殆然

作者

英云能竭吏情

足以觀其地偏

陋

意亦其民記意

作噫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
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
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懈弛其憂且勤之
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
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為夷閩
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
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
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
吏於遠此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
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

鹿門云以上應轉風氣與中州異一句又云以上應轉小其官一句

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文羅池廟出韓龍眼益智其大者似檳蕉柑橄欖檳榔一名青色核亦兩頭尖而有稜核肉有三竅竅中花有素馨又蕃巷花似茉莉山丹百合似百合紅有仁可食小含笑詩合笑一名侏容丁晉公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門訟喜娛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毆字驅古於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層之穎然正字通士才能邁於眾人者不能也

於滌其陋記其作

久與其兄記久作又

鹿門云立意似淺然亦本入情而為之者錄之以為厭遊南粵者之勸

梅亭云古之有學一役

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迺說三層即俗情以破其見既已寬之實已勉之也氣清調逸此南豐一體近時學曾文者多尚之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

進材論德集德
作獄

確士云學其性
猶云治其性勿
以辭害義可也

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此就禮節威儀言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社一作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德。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此就才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

梅亭云人之廢
學一段

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

又云慶歷立學一段

學記自商周說起此熟套可厭雖曾王之文不能脫乃知李泰伯袁州學記起凡絕俗宜乎傳誦不衰

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有餘也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

皆具其像孔子而下從祭之士孔門十哲及皆備其書經

史百氏翰林子墨揚雄長揚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之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之

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

其周且速也求住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

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

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

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

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

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

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

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

梅亭云勉勵進學一段

鹿門云非見得真切何以有如此議論

鹿門云子固記

學所論學之制

與其所以成就

人材處非深於

經術者不能韓

歐三蘇所不及

處

同人云經行古

茂是子固本色

蔡聞之云比吉

州慈溪學記更

說得詳明親切

有學識有筆力

此種文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堪與原道並傳○曾文多本經術議論亦平實故朱子喜讀之

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入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先叙古人之建學次序後代之廢學後叙宜黃之立學末叙勉勵士子之進學雖未推闡天命人心之奧五常百行孝義母慈兄友弟恭子之原然漢代以來能見及此者空矣行文不用間架每段收住處含蘊無窮後惟朱子之文肖其神味王遵巖學曾不勉有形迹在也

梅亭云首段叙

事

策安祿山折策

作知

與常山鑑與上

有公宗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歷叙公之被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益公以死^{建中三年李希烈及真卿奉使希烈}

西仲云已上叙公生平已畢下文方層層發議

梅亭云二段議論

所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真卿曰君命是也將焉避焉遂行賊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二年宗廟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李欽湊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杲卿十七軍同日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李懷光奔梁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

西仲云百忙中偏能拓開一筆妙已上發明首段伐安祿山一案

梅亭云三段歸重忤奸之節

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顛。挫。處。淋。瀝。激。動。也。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孟子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氏曰任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者以天下為己責也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論語陽貨篇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論語衛靈公篇若公非孔子所

至和三年鑑至和作嘉祐

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仁宗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
 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
 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
 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
 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
 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炙也之者歟今州縣
 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
 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不獨以死重公而以公之歷忤權奸連斥不悔以至於
 死處層層發議與論孔宗旦事相同其文筆端莊李王
 孫李所云骨重神寒天廟器者耶○公之伐安祿山是
 鹿門云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

致其志集鑑志
 作至
 而親炙鑑無而
 字
 西仲云為祠堂
 甚有關係

奪處凡四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畫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

真西山云先叙事後議論而神光精焰全於轉換處透出直逼西漢

其大節故入手兩番領清折入歷忤權奸最有法度○
 論人當觀其大公既為忠臣為仁人雖雜於神仙浮屠
 氏言亦無碍且亦不必為之諱也近世論人者以王文
 成王陽為禪學至此於無父無君而其生平之忠貞義
 勇俱不計焉果足為知人論世之識也歟

英云七幾字自有順序自左氏

越州趙公救苗記

名朴熙寧三年以參政出乞歸知越州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越州趙公此先事之備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

轉化來

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儼也民使
 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
 家僧道士食之羨也羨餘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
 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
 一擊領法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二千石而止
 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
 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
 噪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
 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
 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
 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

鹿門云稔年故額也

眾相噪醉噪作

英云此一段法

史記貨殖傳

為不足用為字

疑有訛或是屬

字

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閑糶出米曰糶文又為之出官
 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
 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儼民完城四千百丈為工三萬
 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
 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
 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
 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給之廩米
 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漢書
 國傳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一以自任不
 家忠計也注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公一以自任不
 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
 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

英云一氣貫串如垂瓊簾中有許多藻繪如斯種三蘇中所未見此所以南豐之為南豐也以傳後錄後下有世字

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僅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緝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

子少保致仕家於衢衢州其直道趙公生平虛補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救荒之法井井有條不但可行於一方一時實天下萬世之利也清獻趙非謚實政得此文傳出後之為政者可倣而行之經濟賴文章以傳不得視為兩事

鹿門云趙公之救菑經理髮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經理髮櫛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暨總救菑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間矣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

梅亭云先點題次叙題

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困也詩兩窘陰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謂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

又云此段發論

英云就思字發論生德字歸政字皆老成之語

故謂政謂下疑脫之字

無私也集私作思

英云以池人蒙澤為收是亦政之大者

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政夫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人之意久不講矣讀此為之慨然然及其已得矣則無私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特拔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

三思後行論語三公治長篇李越畔之思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曰行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不出位之思循理之思也遇事之來因時之變以求當於必然之理其於為政也蓋庶幾矣清峭

遵折轉近半山。王安石近日望溪方氏靈臯字宗法此種已足跨越一時。

墨池記

英云臨池故事始於張芝義之慕張芝又臨池學書恐係謬傳故曰豈信然耶鹿門云突然借事感慨以破上之疑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漢張伯英名芝。燉煌人。世謂草聖。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

又云以題小而引大義以斡旋之。有徜徉記有作其

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意不以一格物也。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壯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用意或在題中。或出題外。令人徘徊賞之。

事以勉其記事作善無其字鹿門云看他小題而結構却遠而正梅亭云就學書而推廣言之用意或在題中或在題外奇想甚高結構亦緊

道山亭記

閩子孫分為七種故曰七閩

英云首段叙閩郡道程畫家設輪廓之法從而描出水石樹竹金碧陸離恍如到其地路在閩記無在英云危險不可言柳州諸記未及此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院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也絙索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貌尖銳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直也衡縮冠縮也今也衡縮注縮從也蠲同糶也雜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

鹿門云小歇脚

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土生者也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侯官誤唐書地理志六年置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涂同塗周禮五溝五塗注經畛涂道路也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然者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同瓌張衡東京賦異譎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

其山川記其上
有于字
英云是曾文之
最雄偉者世之
學曾者大率法
是等之文若誤
一步或陷齊梁
駢偶之體故學
曾難學蘇易易
故多失難故少
得學者其詳焉
鹿門云曾子固
本色

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嶽峯山勢聳立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也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史記封禪書入海求蓬萊方丈中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壒壒同埃塵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建一亭無甚關係故只就山川險遠上着筆此做拈寂

題法於無出色處求出色也前水陸二段何減韓柳

分寧縣雲峰院記

英云前段備說民情以劇隸心肝如酷吏舞文若使常人書之數百言不能盡後段言道常治院又與前段點綴相匹

分寧人勤生而畜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詩曲風饁彼南畝餉田食也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磽石腴腴肥也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杼織具無懈人茶鹽蜜蜜蠶也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小大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

纂晉書卷之八十八 卷二十八 十五 鳳之官戲

武曹云起處四項平說此從勤生側到三項以結吏妙結作給一日千出記千上有百字雖管朴記雖上有故字不以屬心記不上一字鹿門云有斟酌將篇首勤生四

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莊子秋水篇似細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若博奕者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正字通近謂之挨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講張請權要也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結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管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真宗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高大貌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小鉦也周禮封人以金鏡止鼓註鏡如鈴無舌有柄

事錯綜點綴輒斤散妙輒作則武曹云四項獨將薄義別說上既從未能當義說起此又就其意再生波瀾作收妙甚若能勝記能下有獨字不可記上可字作何武曹云收前幅

鼓魚魚版也螺同贏吹發聲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斤散之不為黍累毫釐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畜施喜爭之心可知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呈也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歷仁宗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排開也藿蓬草也藜屬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若云浮屠可以式化邦人有助風教不徒道常有所不

能亦殊失吾儒立言之體矣。文只云勝於薄俗借道常以激眾人何等斟量盡善。

書魏鄭公傳名徵魏州人封鄭國公

梅亭云首段虛引得君而然鑑而作以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陳十漸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乃以疏列為屏障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後徵死殲人言徵嘗錄前後

又云次段發論

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也。信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

又云三段取證

切諫其君鑑切

諫作諫切
事至迫鑑迫下

有也宗

可見也鑑也作

矣

鹿門云以下三

轉極精神

梅亭云四段辨

駁

鹿門云子固本

旨在此

所以諱鑑無以

字

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公羊傳。閔元年。為親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橐者非歟。曰。焚橐者誰歟。漢書。孔光削。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橐。唐書。高士廉傳。廉有奏議。輒焚。宋史。雖親子弟。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

而焚之鑑而作

其

庸詎之之恐知

誤

鹿門云此轉尤

痛快

今萬一今疑當

作令

梅亭云此論辨

體也。有議有證

有難有辨。反覆

攻擊筆力雄健

蔡聞之云。以直

諫為揚已之短

而不知納諫正

豪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橐。其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之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正語見。穀梁傳。文公六年。辟君也。進則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賢魏鄭公。以破焚稿者之謬。此借題立論法。其博辯英偉。又曾文中之變者。

所以致治全在賞諫臣虛心納諫南豐此論屈折盡透比范貫之奏議序更曲暢
 英案南豐之文未必一體嘗聞東坡以刑賞忠厚之至論示歐陽公公初疑南豐所為然則南豐與東
 坡如無逕庭者而所好惡各有不同故文體亦有大異者蓋南豐本經學東坡好史論南豐多引證詩
 書周禮東坡專活用莊韓戰國之文此所以二子為兩派也世之左袒東坡者妄罵南豐此輩未知曾
 文之滋味者不特不知滋味恐未解文意也自古文人不好學學者不為文文與學相兼者韓柳之外
 獨有南豐耳此朱文公之所喜也凡評文者至其人之地位而後可論是非未造其堂齊其蔽在五里
 霧中安可先哲之文非癡則狂不能免識者之嗤也余故不好國人之評聊揭明清人之語填白爾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八終

宋曾南豐七

公名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今江西建昌府屬邑生而警敏讀書數
 百言脫口成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
 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
 平州法司叅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為寶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後知齊襄洪福明毫滄凡七
 州所至之處治績卓然公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
 偶一時後世輩鋒出視之公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
 甚寵遂留判三豐院嗣命充史館修撰旋拜中書舍人時
 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院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
 辭訓典約而盡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時年六十

五公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愈出愈工。與一時歐王蘇氏並峙。而卓然自成一家。朱子最愛之。以其經術湛深。氣體古雅也。呂公著嘗言於神宗曰。輩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惜哉。

